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  
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

禮乃奔于晉

五代史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康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

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  
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  
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  
爲步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  
與滄州畱後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  
毛璋歸太原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  
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

遂反

五代史同光末爲效節指揮使屯於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晟爲帥晟不從爲衆

所害攜晟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在禮自貝州還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鄭

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  
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  
吾初不知此卽索馬將去廩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

馬平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

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五代史王正言

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為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題所凌正言降心下之廼誅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段佗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為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在于孔謙正言不耐繁

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卽以孔謙代之  
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留守鄴都  
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  
彥瓊將佐官吏頗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趙起  
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  
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  
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  
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  
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  
撫明宗卽位正言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  
卒于任在禮卽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  
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  
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卽位拜在  
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與唐尹  
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

乃求徙鎮橫海厯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  
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五代史在禮自稱留  
後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  
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  
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  
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旣而在禮將皇  
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鄴都赴任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  
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  
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  
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州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  
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  
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  
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爲患少帝  
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  
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

屯澶州再除兖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在

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

號拔釘錢

五代史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蒞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曰

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鑼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歛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釘予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扑雖租賦之不若也

是歲獲錢百萬

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

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  
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  
惶惑解衣帶就馬樞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  
中書令五代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  
王伊喇懽等邀索貨財在禮望塵致敬首  
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  
至鄭州泊於逆旅間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鎖大驚  
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樞自絞而卒年六  
十六漢高祖卽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  
早卒孫延勳仕皇朝  
歷岳蜀二州刺史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  
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  
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



將軍

五代史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

已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爲梁祖所知擢在左右

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

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

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

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

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

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

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

州留後五代史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

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爲邠州節度使

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

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合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

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

於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

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

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

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

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

五代史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

宗於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

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

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効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

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

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于邢

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

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  
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  
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  
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  
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  
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  
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  
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彦  
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彦威  
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  
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  
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  
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  
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  
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  
時彥威乃止明宗卽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  
死彥威徙鎮平盧冊府元龜郭彥威故改爲青州孔口吏以  
節度使霍彥威故改名致雍天成中  
爲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邸使蘇仁裕陳狀  
以爲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伏以凡是人  
皆由父命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爲後者稱以奉蒸嘗犯  
廟諱須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迴避無聞以春秋論

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  
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彥夔長在青州霍彥威  
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只  
宜如故工部郎中于鄴奏名是盧文紀私諱倘許更名  
卽不至尤違其郭彥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  
在告勅內卽須仍舊誠爲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宋守

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  
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  
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  
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  
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  
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  
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厯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

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

召寮屬皆以晏爲法

五代史淳于晏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小校晏寄食于門下彥威

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仗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爲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淳故彥威所至稱治

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

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

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諡曰忠武

五代史明年從明宗平潞州授

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爲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於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於鄴下大軍久亂明宗爲其所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

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彦威首率卿相勸進於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於彦威擅收段凝溫韶下獄將寘於法安重誨曰溫段罪惡負於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艱冀安萬國豈爲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覲於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於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訃掩泣歸宮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冊贈太師晉國公諡曰忠武子承訓弟彦河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於洛川詔以彦威配饗廟庭五代會要忠武贈太師晉國公霍彦威諡又天成四年六月勅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彦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爰遵定諡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鬬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厯曹貝二州

刺史戍瓦橋關

五代史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有力籍名於本軍爲赤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  
好構博每求辨采者知溫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  
熟於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兖州梁祖命存節將兵  
討之知溫久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駒  
復入城鄩乃擢爲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  
爲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步軍  
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  
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  
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厯曹貝二州  
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戍瓦橋關  
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  
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  
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  
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



銀鎗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  
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  
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  
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  
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  
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  
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  
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  
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  
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

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  
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卽乘馬而  
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  
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  
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  
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  
色魏之騎兵于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  
徙鎮武寧加兼侍中厯鎮天平平盧五代史明宗自鄴  
入洛知溫與王晏  
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成  
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卽位詔充北面招討屯於盧  
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實招討之功也  
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有

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  
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溫懼不齊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  
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溫下詔於鄴盡殺軍士  
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溫就便之  
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  
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  
麾將軍墨綬卽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二  
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二司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

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  
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覷之意謂  
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  
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  
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

冲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  
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  
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  
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  
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  
畢還有司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  
常禮院申冊拜王公如在京城所司備鹵簿  
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冊禮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冊  
赴本道行禮車輅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禮無明文今奉  
制命幽州趙德鈞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溫封東平王皆  
備禮冊命其合用車輅法物在兵部太僕寺請載往本  
州行禮後送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  
納本司從之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

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

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五代史天復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

於鎮贈太尉歸葬於瑕邱詔立神道碑知溫性麤獷動  
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  
賓寮他日知悞亦無愧色始與末帝嘗失意於杯盤間  
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  
率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  
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歛不已積貲數百萬治第  
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  
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  
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卽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  
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  
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  
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  
青人乃安未幾以沈酒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  
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

廷除彥儒爲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五代史補房知溫爲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爲不法百  
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  
微煖家人未卽殮經宿而活自云爲泰山所追行未幾  
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旣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  
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  
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  
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  
如鼈之狀旣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  
于分噉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之所不及如此者  
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  
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  
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爲吾將此物與房知溫復活遠使  
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遠使人  
肩昇人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  
封物付溫卽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  
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  
之被爲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  
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尙如此老夫  
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稍近理

玉堂閒話故青帥

房公知溫少年與外弟徐爲盜於兗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尙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之爲不謬矣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卽位爲右千牛衛將軍五代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爲蔡賊所掠汴人社氏畜之爲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斷個儻不羣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

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友珪立龍驤  
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

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

龍驤第一指揮使

五代史朱友珪之篡位也懷州龍驤

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末帝卽位遷龍驤

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

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

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

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

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

以功拜澶州刺史

五代史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十九



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  
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於鞠  
場俄而亂兵以竿豎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  
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  
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  
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  
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  
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  
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  
邱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  
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五代史尋領軍於河上爲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  
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即解甲  
降於莊宗明年與霍彥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  
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冊府明宗  
元龜王晏球梁爲耀州刺史同光初賜姓名紹虔明宗  
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

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

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餒將萬騎

救都

五代史纂誤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

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晏球聞秃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

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

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

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

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

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

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  
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  
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  
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  
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  
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  
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  
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  
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五代  
史鄭

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  
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  
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  
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遣塔納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  
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塔納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  
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  
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奮劍揮撾應手首  
落賊軍大敗於嘉山之下追襲至於城門俄而契丹首  
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  
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  
千騎而還特哩袞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  
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  
袞已下酋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  
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  
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

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  
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  
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畧善撫士  
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  
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  
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  
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贈太尉

五代史晏球圍城旣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

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  
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  
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  
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平軍

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微位至懷州刺史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

五代史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

在梁復以罪奔蜀

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

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

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

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

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

以問重霸重霸曰劒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

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

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  
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

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五代史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王衍幼

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

齒重霸諂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獨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於軍中選山東

驍果得數千人號武龍都以承休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

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

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聞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於重霸對曰開府何患蜀中

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於奔

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爲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羌買由文山

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  
擢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  
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  
卽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旣去重  
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卽時遣使以秦  
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爲閬州團練使以秦  
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  
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  
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五代史  
還爲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  
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  
功不細酬以國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  
內有白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國防者  
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爲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  
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  
雍之間令長安設酒食私丐於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  
霸之鎮長安亦爲之故秦人曰重霸爲擣蒜老其年冬



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反歸而卒  
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爲俊北夢瑣言蜀簡  
州刺史安重霸驥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  
其力粗贍重霸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  
立于西北偏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  
而已鄧生倦立且饑始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  
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  
獻以金十錠獲免五代史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  
試劍殺人奔淮南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吳用爲  
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重  
霸之子曰懷蒲晉天福中爲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  
以臨陣忸怩爲景延廣所誅玉堂閒話有安道進者  
卽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  
爲小校常佩劍立于朔衛忽一日拔而翫之謂人曰此  
劍也可以刺鐘切王孰敢當吾鋒銘傍有一人曰此又  
是何利器妄此誇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  
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  
而斷傍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  
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爲洞其七  
札爲能吾之銛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

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卽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大一婢遂掣而西南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旣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携犬而輒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爲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爲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爲主將後領兵戍于天水營長道縣重霸爲招討馬步使駐于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于安命之曰廳子道進適往戶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于井其家號訴於霸傳送招討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閉外戶防之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

五代史王

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大保建立  
少鷙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侯將莊宗鎮晉  
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建立  
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

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

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

益愛之

五代史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  
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

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  
并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

明宗卽位以爲成

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

立函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

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

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本紀天咸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

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月九月爾而傳中

云歲餘誤也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

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

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

損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

以茶藥而遣之五代史及卽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

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起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

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

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

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

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

令五代史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

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杲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閏末帝失

勢殺副使李彥贊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卽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福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觀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割遼沁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卽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去守

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卽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宏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五代史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

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旣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卽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培歛爲務雖病廢殘瘡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俗人數輩夜造自爲賀客因獲百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會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旣殺史宏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昇疾歸洛而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  
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  
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  
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  
軍勢由是益盛五代史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  
祠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  
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  
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  
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  
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  
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  
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

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

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番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師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

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

五代史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

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

時之利病福卽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  
韓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  
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  
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榷稅  
等使福之是拜益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  
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  
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於改移明宗  
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  
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  
青崗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  
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  
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  
欵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  
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  
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  
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  
國重恩有死無二豈願負於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  
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  
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

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米  
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  
覲改賜輪忠守正胡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  
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  
於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  
五代會要武安贈太師康福諡

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  
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

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五代史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

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  
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情無所別在天水曰嘗有疾幕  
客謂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  
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  
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  
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譙福謂從事輩  
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  
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

內藏

焉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槩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代史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

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槩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卽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使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

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

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

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  
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  
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  
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五代史清  
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貨庶事就理一郡  
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  
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  
踰月以疾卒於理所時年四十七詔贈太傅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  
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  
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

五代史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尙

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  
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  
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  
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  
琪非常人遂匿於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  
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  
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  
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五代史經歲餘會梁將朱  
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  
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  
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  
尙書出屯鄆時會延州胡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  
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溫琪  
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

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坐掠部民妻

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五代史既而溫

琪臨民失政膏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勲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朱友謙以

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

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

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

鎮雄武五代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

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觀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

光末西蜀旣平命溫  
琪爲秦州節度使  
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

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  
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  
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  
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  
傅五代史明宗卽位因入朝願留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  
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  
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  
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  
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  
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  
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致仕以已  
俸補葺祠廟解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

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  
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  
太子  
太保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仕晉爲軍校力敵  
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  
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  
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  
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  
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  
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  
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

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

累遷蔡州防禦使

五代史葛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

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

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

大軍與梁軍對陣登卽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

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

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

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資甚厚又嘗中箭而鏃

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

動從簡嘆曰謂曰何不沈鑿泊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

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爲多不法莊宗

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謁誠

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

歷洺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

使會莊宗晏駕

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

未及赴鎮而止

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

使

五代史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

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

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

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

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五代史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



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豎棘於公署纔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卽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於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從簡好食人肉所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

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

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五代史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

屬江淮假授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

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

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

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

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

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

末帝分相

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

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五代

史梁室割相衛爲昭德軍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

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

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

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於大內

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於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歛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劔南爲佛子

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卽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五代史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劔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

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兵閉門不納筠東朝於洛詔遣歸第筠弟籤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

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五代史籤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爲

大梁四鎮客將籤自海州省兄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籤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

西伐蜀留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

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

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

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

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位卽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子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歛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于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五代史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

第宅宏敞花竹深遠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  
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  
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  
家贈太子太師弟筠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  
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  
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  
於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  
浮橋繼岌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  
而明宗使人誅延嗣暗遁衍之行裝復爲錢有因  
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卽位錢進王衍犀  
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  
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卽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  
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  
朝廷請命錢爲使允之錢密賁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  
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  
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廻  
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  
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錢  
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  
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

鷲相聞各街一錢落於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恡未嘗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正月前興元節度使張筠薨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禮例輟朝敕宜特輟一朝參玉堂閒話密牧張錢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鴝銜一青錢墮於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於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不衰卽飛鳥墮錢將富之祥也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

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五代史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泊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俾掌賓客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



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  
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  
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  
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  
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  
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五代史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

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  
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  
史末帝卽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  
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  
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  
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  
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  
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惟副

使一人我自保是時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  
明爾勿復言也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  
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  
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  
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及卽位授齊州防禦使  
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  
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  
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  
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  
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  
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  
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  
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七  
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

道殭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  
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  
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  
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  
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五代史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

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  
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耶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

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厯且工  
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  
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  
歸五代史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接者不  
敢出郡邑有土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  
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接送  
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  
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  
明厯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  
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  
求富貴周辭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  
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  
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

五代史旣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

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栢鄉周皆有

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不  
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  
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卽遣追之使墨緣從事會莊宗  
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  
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  
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  
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  
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歷  
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  
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  
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  
年七十四贈太師

五代史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  
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邁疾夢焚旌旗鎧  
甲因自嗟歎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  
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  
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  
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  
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  
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  
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所敗處  
讓因留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  
五代史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  
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爲

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未卽應之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五代史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遷處讓爲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爲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於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范延光反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五代史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欵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五代史纂誤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齎表自歸高祖不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唐制梏魏赦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

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

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五代史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以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盟心以觀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嫌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

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 五代史纂誤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延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卽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十一月皇帝卽位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赦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

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卽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卽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處讓居喪朞年起復爲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

贈太師

五代史處讓居喪朞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

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厯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卽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

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  
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勲仕  
皇朝位  
至省郎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  
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  
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

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五代史李承約字

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  
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  
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  
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  
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  
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卽補匡霸都指揮使檢  
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  
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

史爲治平直移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授潁州團練使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卽時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旣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蠻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跡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

歲徵爲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  
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  
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  
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  
師太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  
司馬五代史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  
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  
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  
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  
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  
州案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  
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明宗時盧文進  
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

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弇置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弇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

五代史天成初僞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

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



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留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

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

鎮邠寧

五代史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

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

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觀詔許之至闕未久朝

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處之改邠州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

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

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

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

謙

五代史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爲所取

也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

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

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

之榮盛者也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蒞事之餘手不釋卷

不蓄姬僕而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乖戾不受訓遺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仁謙爲嗣

歷引進副使

相里金字奉金井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

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塲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

五代史相里金字奉金并

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與梁帥戰於栢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

年為隴州防禦使

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

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

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

五代史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於鄰道諸侯無

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未帝深德之及卽位擢為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晉高祖起

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

徒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五代史清泰三年夏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卽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國公勲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於任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

五代

史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福中奔太原武皇收於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汝陽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  
是時莊宗在

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

五代史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

焉梁平承詔入觀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

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

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

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

明宗心頗嫌之

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年卽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歲也三月

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人取鄆州十月梁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四月皇帝卽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月如鄆州以襲梁已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

相拒於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  
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  
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  
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  
涉濟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  
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  
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  
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  
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  
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皇后為  
言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此則繼韜之叛始末甚  
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  
也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薛史張繼  
韜州將楊立非延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  
立非延蘊之

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頴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

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

五代史會李繼韜故將楊立  
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

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  
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  
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  
下明宗甚嫌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  
立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  
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  
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  
保繼授潁州團練使公准招安使應順中轉隴州防禦  
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卽位入爲右龍武統軍  
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  
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  
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  
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  
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  
于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于安重誨重誨屢言之  
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



廉厯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五代史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

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詠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已故恒蓄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厯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耄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厯通事舍人冊府元龜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為帳前步軍都虞候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詠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付行臺除鳳翰林學士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卽位厯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

五代史馬全節字大雅魏

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卽位授檢校司空歷博軍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鄆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廢帝時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五代史清泰初爲金州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二百人順流而逸賊旣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誼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翼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

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  
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  
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  
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  
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  
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  
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  
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  
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

五代史高祖卽位加檢校  
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

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  
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

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  
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  
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  
軍等使八年秋丁  
母憂尋起復焉 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

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瀘  
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  
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  
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  
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  
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  
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五代

史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遂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爲恒州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五代會要忠武故成德節度使馬全節諡玉堂閒話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

重病忽見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  
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爲爾造像書  
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  
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五代史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

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

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卽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

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

泰中累厯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

誅斂爲務其幕客晉高祖時厯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

多私去以避其累

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

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

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

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



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

五代史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間與

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檢人執事政事隙素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灌溉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卽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契丹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門二十里至鄆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鎗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

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三年冬以杜重

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

威已陰送欵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

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

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

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五代史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潁水重威送欵于契

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

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旣不能死

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

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

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

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上

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號

貞範太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纂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

五代史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鎮節鉞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

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

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五代史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

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

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

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

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  
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  
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  
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五代史及高祖入立拜  
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饑民有犯法皆寬貸  
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  
構患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後  
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爲舅彥威  
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爲國戚當時益  
重其人焉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九月敕留守之任  
委寄非輕凡降綵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  
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洛陽搢紳舊聞記安中令  
諱彥威山後人五代史有傳元隨都押衙劉失其名讀  
數經書畧通大義涉獵史傳俊辨有識端謹事中令歲  
久自中令貴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殺之際未

嘗私必委之佐寮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宏大度不妄喜  
怒事無大小既與賓寮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  
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苛擾之稱者蓋劉某常內助之  
爾中令歷永興軍節度使西京留守以壽終亦近世五  
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  
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有語及之者中令意  
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况  
某爲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豈有前後奏章皆不可行必  
有所擁闕爾賓席逡巡未對間劉某于中令後屬耳偶語  
劉某謂賓客曰中令公腹微痛且起賓客謂之誠然俱退  
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中令入中門漸至堂前中庭劉  
某亦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  
聞至堂前中庭中令坐劉某曰某伏事歲久受恩亦多  
忽見近日作爲某憂懼及禍不忍遽辭訣某今日乞令  
公與罪名殺之以答從來受恩言訖兩手捧巾擲之于  
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令  
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之測  
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輩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  
曰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  
且令公勲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

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事劉某曰若令公情性凶險此地表裏山河朝廷務姑息卽事無大小悉行之不爾則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賢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公爾朝廷旣不疑令公又何必疑且來對諸廳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公乎某家祇數口令公百餘口幸令公慎于言樞對訖取土實其口中令公自奪其土劉某曰古人對君不顧而唾尚求必死之地以謝罪况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名斬之以謝無禮于上中令遽曰爾憂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搖亂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過今後不敢你便休你便休喚小大取鋏鑼將篋照來中令自就地取幘頭用公服袖揩拭令女使與裏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幘頭與裏令女使振掠之中令再三安慰遂謝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殂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卽甘言美語以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諂辭飾貌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卽執羈勒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主公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諍之況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脅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赤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真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感中令之遇戀戀然不忍去老死于門下惜哉人之賢不肖不繫高下到某職雖卑所爲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誡之曰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救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既歿諸子弟如其教衣食財物無虛日至于終身賢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仕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之失納劉某之諫傲岸無禮擲巾于地任直使氣反和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爲裹櫛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觀夫片言之失納諫自悔已若不足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以還侯王之賢者也中令長子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于天性撫其弟姝慈愛弟守亮好學守忠廣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賓客學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



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肉守忠在洛下畜馬數十匹有時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對曰早來被一隊措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出矣守忠歛容曰不得無禮稱他諸秀才爲一隊措大後度如此卽喫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卽報其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焉故守亮篤學善書札敏辭賦開封首薦一舉狀元及第釋褐爲司法參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舉之授太常丞後終于尚書外郎直史館內明外晦孝友誠信惜哉太宗皇帝漸知其才器未大用而殂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總徒築隄擁汾水勞悴歿于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門多賓客耻與之混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登庸之初余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曾馬上揖容輝欲款仙蹤與願違味此卽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其門已爲他人所有感今懷昔悵然者久之慮史氏之闕書之以示來者游城南記東南歷仇家莊張注曰莊卽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晉賜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具存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  
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  
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  
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  
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蹕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  
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五代史李瓊字隱光  
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爲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  
麾下漸升爲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  
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  
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爲  
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  
瓊以所執長矛援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  
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  
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  
明宗兵變于魏而南

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

史五代史同光未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旣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直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邱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卽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

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

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五代史少帝嗣位入爲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

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

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

改洛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

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

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一

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遊豪俊事高萬

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

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爲留後晉高祖卽位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皞爲

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害之策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不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

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  
景巖與之往來尤權頗患之尤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  
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尤權意惡之而心  
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  
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尤權婦翁也爲奏  
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